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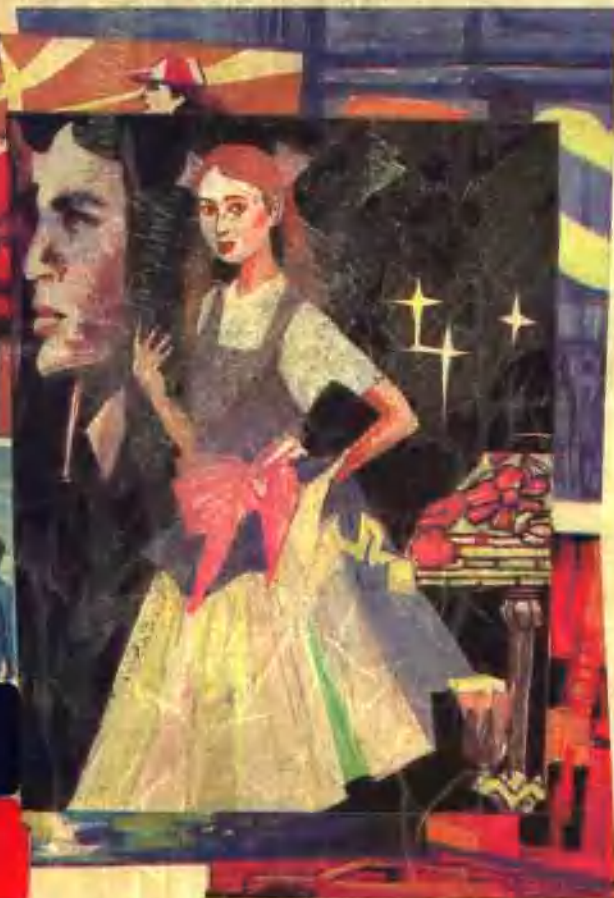


JUREN CONGSHU
巨人丛书

LIAOLUAN QINGCHUN

赵立中 著

缭乱青春



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 一 章

1

小龚的突然失踪,使班上产生了一种“情结”。

小龚为什么不作班主任了?

小龚为什么连课也不教了?

小龚到底上哪儿去了,为什么学校里连他的人影也见不到?

小龚……

小龚……

小龚是高一时的班主任,教物理,那时候大家几乎不把他当老师,嘴上就这么小龚小龚的叫。开学报到的那天,人都到齐了,就是不见小龚,后来教导主任马骝伯来了。

“学校决定由我来监(兼)管这个班。”他眼镜片一晃一晃地说。

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兼管还是监管,反正大伙都理解成

了监管，而且他不说“你们班”当然更不会说“咱们班”——像小龚那样，而说“这个班”，听着就像是西班牙国王派来的总督。

“完了，咱们算是沦为殖民地了。”孙武偶大声哀叹道。

于是大伙开始猜测小龚为什么失踪。

有人说他可能病了，有人说也可能假期上哪儿旅游玩儿疯了，误了开学的日子，但这两种猜测很快被推翻了，理由很简单，一是小龚自从高一接班以来，整整一年时间，从来没生过一次病，用同学的话来说那家伙壮得跟牛似的，怎么会生病？二是小龚虽然贪玩儿，可正事从来没有耽误过，说外出旅游误了返校，似乎有点无稽之谈，而另一种猜测则获得了不少人的赞同，这种猜测的主导人物是学习委员齐纪，他说很可能是校方把小龚给开了，起码是设法把他调到外校去了，理由是小龚太不像个老师的样子了，他说：“你们想呀，小龚那家伙动不动就跟学生论哥们，有时还来一句：你丫真臭。这像话吗？哪个老师像他呀，跟学生没大没小的？人家校方可能想啦，这主儿整个一个大孩子，能让这样的人带班吗？”

“这倒也是。”有人响应道，“如果真是因为这个学校把小龚给开了，咱们也有一定责任，人家小龚虽然自己总不以老师自居，可他毕竟也是一个老师嘛，咱们当学生的有时也太放肆了。有人不是还问人家：嗨，说实话，你到底有女朋友没有？还说，我姐有个同学特漂亮，帮你介绍介绍怎么样？

这像话吗？”

这话一出口就有所指，孙武倜忙出来辩解：

“咱们别夸大事实好不好？不错，我是跟小龚开过这样的玩笑，不过，那也有特定的环境背景，那不是在他家唱卡拉OK的时候，大伙起哄非让小龚唱爱情歌曲，人家就唱了一首《思念你到永远》，我见他唱得挺投入的，顺嘴就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事即便有点过分，可也不会传到学校领导耳朵中去吧？”

孙武倜一辩解，马上又有人支持，说小龚动不动就跟学生论哥们也不属实，不过是有一次跟高二赛球，王宙投了一个好球，小龚乐得有点忘乎所以，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说，哥们真有你的，嘿。说完小龚也觉得有点过火了，直惭愧地笑。说你丫真臭，也只有一次，而且也是在球场上，只不过大家对这样的事印象太深了。

赞成也好，反对也好，猜测总归是猜测。不久，大伙又得到一个官方消息，说小龚在快开学的时候，突然辞职了，尽管学校并没有同意，他还是坚决辞掉了教师职务下海经商去了。对于这个消息，大伙虽然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理解，但感情上却有点不好接受，为此又不免各抒己见议论了一番。但大伙从理性上都明白，反正幻想小龚在高二这一年继续做他们的班主任，再和大伙一起度过一段美好难忘的时光已是不可能了，虽然这种人生聚散难免也惹起多情少年的些许愁绪什么的，然而大伙总还有理性，知道现在必须面对现实。

现实是开学一周之后，校方正式宣布由管森林接任班主任。

管森林并不叫管森林，他的名字叫管先跃，高一时他上语文课。第一次上课，他在自我介绍时，由于说话有南方口音，大伙就把他的名字管先跃，听成了管森林，从此就这么叫开了，甚至当着他的面也这么叫，而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大伙又觉得管森林比管先跃顺口，于是就不再改口了。大伙对管森林谈不上有什么好感或恶感，有些人特别是男生总觉得他活得太累，不够潇洒。大伙对他产生这种印象，大概还是由于去年春游时发生的事引起的。那次是上“十渡”，安排的是两天游玩，中间在“十渡”住一宿。学校为了保证安全，就让任课老师都随班去了，管森林正好分到高一(3)班。

学生们一到这种时候，比过节还高兴，家里也舍得给钱，大包小包带着各种吃的，腰里还鼓鼓的带足了银两。到了那儿花钱都大手大脚的，仿佛个个都成了大款。相比之下，老师们就惨了点，他们多是只带了些简单的食品，什么面包香肠之类，旅游区的食品比城里贵得多，他们一般不大购买。可是再怎么惨也不至于像管森林那样。他呢，带了一个饭盒，里边严严实实装了一饭盒馒头，缝隙中是一些黑不溜秋的咸菜，另外书包里还带了几包方便面。野餐时，同

学们把塑料布铺在山坡上，面包、香肠、茶蛋、烧肉、扒鸡、烤鸭、各种罐头、易拉罐饮料，呵！整个是食品店搬家。大伙把饮料罐蹦蹦地打开，真正是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好不开心。而管森林呢，一个人躲在一边，掏出饭盒来啃干馒头，因为没有热水，连方便面都没法泡。

有人过去请他。

“老师，过来跟大伙一块吃吧。”

“不不不不。”

他伸出两只干柴似的手来拒绝，表情还相当紧张，仿佛这边是一伙强盗，会玷污了他的清白。这种不随缘，已经叫人感到生分了，更有甚者，他头一天吃了一天干馒头，到住宿时才在老乡家找到点开水，泡了包方便面吃，第二天从六渡往十渡走，一路上他除了餐苍饮翠，又是啃干馒头。中午到了一个村落，有饭铺，大伙就进去看座。老先生还在门口抱着干馒头啃，这时，廖志刚实在看不过去了，就走过去说，老师，把您的馒头给咱尝尝。老管把手中只剩下一个馒头递给廖志刚说，有什么好尝的。廖志刚接过那个馒头一看，好家伙，硬得就像水泥球，而且在饭盒里捂了两天了，味道也有点变了，他顺手嗖的一下就把那馒头撇到山涧里去了。

“哎，你这是——”

老管额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

“老师，走吧，进去跟大伙吃点热乎的，您这么大岁数了在这儿啃干馒头，叫我们怎么咽得下去？”廖志刚诚挚地

说。

还好，老管挺给面子，进来了。大伙也显得挺高兴。平时同学几个凑在一起时，一般是AA制，今天不是有老师吗？所以，廖志刚说：

“今天我来买单，叫饭店老板尽其所有，好好款待款待老师。”

吃饭的时候，老管还在说：

“这太铺张了嘛，没必要嘛。”

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吃完饭以后大伙继续往前走路的时候，老管拿了五块二毛钱，直往廖志刚衣兜里塞，廖志刚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饭，饭，饭钱。”管森林有点拘谨地说。

饭钱？为什么单单是五块二毛钱？廖志刚说什么也不要，老管却是硬塞，弄得挺尴尬的。后来廖志刚才明白，五块二毛钱是按AA制计算的。这事传开以后，大伙就有点瞧不起老管，按大伙的逻辑，要么你当老师的大大方方地拿钱请学生，要么你就什么也别提。老师吃学生也是理所当然。老师跟学生AA制，这就有点滑稽了。而且，大伙跟小龚在一块时，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小龚兜里有钱时，从不吝啬，他要是穷了就嚷嚷，今天可别宰我，谁的老爹是大款宰谁。多痛快！

大伙从心眼里不愿意和老管这样的人相处，不过，大伙也知道，老管这人的好处是老实，太老实了。高一整整一年，就没看见过他对大伙发脾气，即使有人不交作业，或者

是不讲理，他也只会说，你们这样做对吗？你们这样对得起谁？

他就不会像有的老师那样，扭鼻子挖眼睛地把你臭批一顿，或者说出那种尖酸刻薄有损你人格尊严的话。

管森林的就职演说很令大伙感动，因为他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

他说他本来不愿意接这个班，倒不是他不喜欢同学们，而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他说他其实很喜欢大家，尤其是这个班在高一时在龚老师的带领下，各方面都挺好，他担心自己年纪大了，没办法和龚老师比，年龄上的差距会造成和大家的隔阂。他知道一个老师要真正了解学生是很难的，而做不到了解，就没法带好一个班。他还说他也有过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他也和大家一样，活泼好动，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幻想，那时他还在马来西亚上学，他曾经是学校三千米跑的冠军。那时候他也不肯听家长的话等等。

最后他希望和大家成为朋友。

并没有什么“约法三章”之类。

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没有当着大伙的面挤兑小龚。

既然小龚已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大伙只好接受老管吧。用孙武侗的话来说叫作“你别无选择”。

3

管森林接班不久，汪小凤就扬言要退学。

升入高二以后，她就整天打不起精神，开口闭口总说没劲没劲的，她甚至还说过：咱们过得简直是囚徒的日子。并且甭管人家干什么，她都在一旁不冷不热的来一句：累不累呀你？为此班长陈剑非曾经批评过她：

“你别把累字整天挂在嘴上好不好？现在这个字时髦是怎的？”

“本来就是吗，我看你们活得就是累。”汪小凤说。

“那你说怎么就不累了？”

“反正我就为自己活着，自己想干的事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根本不去看别人的颜色，也不想起什么模范带头作用什么的，也不指望当干部评三好。”

汪小凤的话显然带有讽刺陈剑非的意思，可是陈剑非很有涵养，他一点也不生气。

“噢，你是说我？比方像我活得就算累了是不是？我可以告诉你，本人恰恰自我感觉良好，而且用你的话来说，我正是干我想干的事，不过我跟你不同的是，我想干的事都能自由大胆地无拘无束地去干，而你呢，恐怕就做不到了，比方你想——你自己知道你想干什么，可是你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发生了矛盾，于是你就陷入……”

陈剑非说到这儿，汪小凤再也听不下去了。

“我想干什么？你说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怎么会知道，你钻到我肚里去了？”

汪小凤是班上公认的头号美人，一生起气来，两颊染上红晕，娥眉倒竖杏眼圆睁，样子就更动人，连陈剑非这样平

时决不同女孩苟且的男子汉，也不得不让她三分。

“好好好，反正各人的心事各人明白，我说的不算数，你也自己好好想想，只是别步入误区就好。”

“我爱步入，你管不着。”

最后汪小凤还是不依不饶的。陈剑非也只好一改平日坚守阵地寸土不让的作风，溜溜地撤退了。

自从管森林接了班，汪小凤似乎看他不顺眼。说实话，大概因为汪小凤生得太出众了，所有的老师特别是男老师都对她格外宽容，有时上课时她回答问题，尽管风马牛不相及，老师也总是客气地说，好好，先坐下吧，再好好想想。换了别人，指不定说什么呢。当然，类似情形管森林也不例外。可是汪小凤就是处处跟管森林别扭着。上课读课文一般是从一行的开头一个人读起，每人读一段依次排下去，每当轮到汪小凤时，她总是推说头痛嗓子疼，就是不肯读，其实她的朗读是全班最好的，据说上小学时，她父母专门请了儿童剧院的演员教过。而且凡是管森林留的作业，她一概不予理睬，甚至连作文也不交。有一次老师发还作文时，把她叫了起来，问她为什么不交作文，她脸蛋子一扬，说我不爱写。老师说，完成作业是学生的义务，怎么可以不爱写就不写呢？她说，这个作文题不好。管森林那么好的脾气也给她气得不行，额上的青筋暴了起来，说，你说怎么不好？她说，都老掉牙了写不出新意来，不信我把初中的作文拿给你看，初中就写过，难道我把初中的作文重抄一遍也算写作文了？这次作文题出的是《谈勤奋》，确实初中就写过，可是别人都将

就着写完得了，她偏要认这个真。管森林气得没词了，一个劲说，好好好好，你这样的学生我教不了。

她这么干，大伙也不赞成她，下了课，易阳就对她说：

“你别见了老实人绷不住火，管森林够可怜的了，干吗跟人家过不去？”

汪小凤虽然高傲，可对易阳总避让三分，这次她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听易阳这样说，她倒火了：

“怎么是跟谁过不去？我说的是实话，不像有的人把过去的作文抄一遍去骗人，得了好分数还洋洋得意的。”

偏偏易阳这次作文得的是92分，全班最高分，老师刚刚表扬过。

“你把话说明白点，谁是抄的？”易阳也怒了。

“谁抄的谁知道。”

“汪小凤，我知道你为什么，你感情失落对不对？那也不能跟疯狗似地逮着谁咬谁。”

易阳说话从来没深没浅，这话显然刺激了汪小凤，她真的疯狂了。

“你才疯狗呢！什么叫感情失落？我们不懂这种词，没你体验得深。”

“我给你解释什么叫感情失落……”

易阳下面的话说的很牙碜。

这时，陈剑非过来对她们喊：

“住嘴，挺大女生也不嫌寒碜！”

汪小凤乒哩乓啷收拾了书包，然后把书包往背上一甩，

说：

“谁爱上这个破学，要是再进这个门就不是人。”说完气昂昂地走了。

易阳眼睁睁看着她走出教室，然后趴在课桌上就哭，一哭哭了一节多课。

4

汪小凤和易阳吵翻以后，第二天真的没有来上学。然而这件事竟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连班长陈剑非也没向班主任汇报。

大概因为汪小凤长得太漂亮了，反而在班上显得挺孤立，起码男生当中没有一个人跟她接近。这倒不说明这个班的男生多么封建，其实男生女生互相要好的也不只一对两对，当然在班上这样的事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谁也不扬明打鼓地互相亲密，但是偷偷约会逛公园看电影什么的，是常有的事。虽然男女生中洁身自好不愿沾染这种说不大清楚的暧昧关系者大有人在，可就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知道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说出来。大概在这件事上，大伙有一个共识，就是不愿意让人们，特别是老师、家长们知道个中隐密，大伙最讨厌的一个词就是“早恋”，仿佛那就是犯罪的代名词，他们顶不能接受的就是大人们用那种眼光看待这件事，其实初三上生理卫生课时，同学们已经在课堂上学到了有关性的知识，虽然这种课是男女生分开上的，但是性在

他们眼中已不再神秘。

倒是小龚的做法挺让人赞赏，有一次小龚专门把女生召集到一块，说，我作为一个老师本应该对你们这些处在青春期的少女特别关心一些，我的意思是应该多跟你们讲些什么，可是我年轻了点，又没有结过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这儿有张照片，请大家自己看吧，看完相信你们会明白一些事情。大家以为是什么照片，都忐忑不安又好奇地往前凑，小龚打开一份画报，指着其中一帧照片说，喏，就这张。说完他把画报放在桌上，自己退了出去。女生们都争着上去看，见上面是一个外国女孩，怀中抱着一个婴儿，女孩样子痴痴的挺可怜的。照片下面有一行文字：纽约地铁中十四岁的妈妈。

女生们摇头、叹息、脸红，大家谁也没说什么，可心里却想了好多，她们似乎已经明白小龚要告诉她们什么。虽然班上某个具体的男生与女生相互要好的事，并没有人向小龚“汇报”，可小龚不呆不傻的怎么会对此类事情一点不知道？有人曾泛泛地向小龚试探过，问他对此类事的看法是什么，他只笑笑说，完全是正常的嘛。看来，他倒是异常开明。

高中以来，班上确曾流传过一些奇谈怪论，这些怪论的发源地主要就是一个人——孙武侗。这家伙不知从哪儿邈来那么多歪门邪道的东西。他说，凡是长得漂亮的女人，生活作风都不好，说这是《东周列国志》和《红楼梦》上都写过的；而且他还能指名道姓地说出一些事例来。不过，客观

地讲汪小凤在班上显得特别孤立，外在的原因倒是其次的，主要还是她自身方面的原因。她自恃长得出众，总表现出一种倨傲的神态，往那一站整着脸，加上眼睛长得大，偶尔乜人一眼，好像瞪人家一样，这就惹得人家不愿或不敢接近她。

其实大家对她的只凭感觉出发的认识，不免存在很大误差，汪小凤是一个感情挺脆弱的人，你要是真跟她结交，会发现她待人挺真诚，而且也能对别人敞开襟怀。她在班上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信佛教的南蓝，一个是上高中不久就结识的易阳，南蓝是她初中时的同学，而易阳从一升入高中就跟她打得火热，因为易阳这个女孩热情开朗好交际，并且最不爱体察别人的颜色，所以别人眼中汪小凤身上的倨傲，她并不放在心上。

易阳早就看出汪小凤对小龚有点那个，她心里有话从不存放，就直截了当问过汪小凤：

“你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对他有点意思？”

汪小凤红着脸不说话。

“干吗不说呀？真有也没关系，你告诉我，我不会给你说出去。”

“可他是老师呀。”汪小凤说。

“那倒也没关系，反正岁数也差不多，关键是你有意，他是不是也有心，只要两个人都是真心，可以让他等你大学毕业再……”

“呀，你说什么呢！”汪小凤满脸绯红了。

这个易阳吧，你要说她头脑简单，她都能想到大学毕业以后的事。

后来，也算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吧，她真的特上心地四处打听有关小龚的情况。

“嗨，我告诉你，那家伙准没有女朋友，有一次在操场上，我听体育组的大李说，要给他介绍对象，你想，他是不是还没有女朋友？”有一次易阳欣喜地告诉汪小凤。

汪小凤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了一种微笑。从此，汪小凤果然大胆地跟小龚接近，闹得全班同学都看出苗头来了。

可是易阳又突然间对这件事改变了态度。有一次她把汪小凤叫到教学楼西边的小树林里，问她道：

“哎，我问你，你现在进攻小龚成绩如何？”

“瞧你，说的难听死了。”

“好好，甭管怎么说吧，他对你是不是有点那个？”

汪小凤羞涩地点点头。

“有什么具体的事吗？”

汪小凤脸刷一下红了。

“我拧你，什么具体的事？我可不懂。”

“呀，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说那方面，问你，他对你有什么表示没有？”

汪小凤只低了头，身子摆呀摆的。

“你倒是说呀，不给你传出去。”

“嗯。”

“说具体点。”

“那次下雨，他上教室来送伞。”

“噢，你以为这就算那个？他不是借了好几把雨伞，谁都给了，不算不算，还有别的吗？”

“还有上十渡那次，过小河的时候，他站在岸边上拉着我的手。”

“就你一个人？”

汪小凤点了点头。

“这还算有点意思，你真有那种感觉？”

汪小凤又点了点头。

“你们有没有更深的？”

“没。”

“好啦，有你也不会说的，不过我告诉你，糟了。”

“什么糟了？”

“嗨，跟你说吧，这样下去，你就把他坑了。”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也不懂？”

“跟你说吧，这种事吧，老师跟学生根本不行，算犯法，我爸说的，不信问去。”

“什么？你告诉你爸啦？”

“啊，告诉我爸怕什么？”

汪小凤气得直跺脚。

“好哇好哇，哼，叛徒！”

汪小凤一扭身就跑开了。

“哎，你回来，人家想跟你商量商量。”易阳在后面追着

喊。

“一辈子不理你。”汪小凤边跑边甩了一句。

其实，汪小凤哪有那个志气？过了不到三天，两个人又凑到一起。放学时，汪小凤要上商店买东西，借机拉了易阳跟她一起去。

“你不是不理我了？”

“不理就不理。”

“得了吧，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哎，上次你回去想过没有？你打算怎么办吧。”

两个人边走边说，身体靠得很近。

“我知道怎么办呀！”

“哼，别假模假式的，你自己的事，跟我可没有关系。”

“那你说怎么办？”

“给他写封信叫他死了这份心。”

“那怎么成？”

“真的，你给他写过信没有？”

“谁写过那玩意了？”

“没有就没有，他呢？”

汪小凤摇了摇头。

“真的？”

“嗯，起誓。”

“那，你们这种情况就算一般的，够不上犯罪，干脆，这样吧，你以后别再理他，甭管他对你怎么，你都装不知道，最好连看也别看他，你那种眼光吧，要是看男的一眼，准保他